# 落红记

西天残阳照映，彤云如血，山风吹拂之中，不断响着轻脆的娇喝声。这是桂林千山万水之中，一座陡峻秀峰之

顶，绿树葱茏之间，正有一名妙龄少女，黄衫飘飘，翩翩然持剑起舞。

可称之为舞，却又不然，那剑锋流转自在，银芒所掠踪迹，凭空画影，宛然雪白缎带，固是美极，然而剑刃上

风声长啸，却是凌厉逼人，如此在柔美剑路之中，更增刚健剑势，正是这一门剑法精妙之处。

每当剑势急转，那少女便是一声叱咤。瞧她也只十六七岁，乌黑灵动的一双大眼睛里，虽是一副认真精神，却

也是带了股稚气，樱桃小嘴闭得紧紧的，白皙的脸蛋透着些许嫩红，挂着几滴晶莹的汗珠。身子骨虽然纤细，举手

投足却都带着股劲儿，一挺胸，衣襟便绷得曲线饱满；一踢腿，群摆飞扬，姿态更呈曼妙。

旁边一名白衣女郎，娴雅地倚着一株苍松，看着少女演练剑术，不禁练露微笑，美丽的脸上添了一丝赞许。

那少女再练数招，长剑刺、劈、撩、点，忽地一个扫势，喝道∶「杨师姐，小心了！」右臂一甩，长剑脱手疾

飞，如奔雷，如流星，森森寒光直冲白衣女郎胸口。紧跟着白光一闪，那女郎身子微侧，让开飞剑的同时，一手把

剑柄抓个正着。长剑瞬时定在半空，内劲仍在剑刃激荡，戛然长鸣。

那少女抹抹颊边汗水，脸上掩不住兴奋之情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过来，叫道∶「怎么样？杨师姐，这次真行了

罢？」

那女郎见她如此心急，只是一笑，淡淡地说∶「这『神岚剑』的剑法，你也有三四成火候了，不过最后这『长

烟一空』的飞剑功夫，可就差了些，遇上真正高手，怕是不成┅┅」那少女急道∶「成的成的，怎么不成？杨师姐，

你功夫这样高，当然抓得住，武林中可没几人有这样本事呀！」

少女这么说，也非有意讨好师姐，实是她所知便是如此。说起南方的武林世家，谁也不敢小觑了桂林如玉峰的

侠女们。这小姑娘名唤燕兰，正是如玉峰主人杨明雪、亦即此一白衣女郎的小师妹。

如玉峰上向来只收女徒，且无一而非处子之身，只因门规严谨，女徒自幼上如玉峰习艺，不到武功有成，不能

轻易下山。如玉峰上没一个男子，众女徒平日不思男欢女爱，功力易于精纯，而如玉峰武功也确实不凡，往往十七

八岁的少女，一出道，已可匹敌它派三、四十岁的高手。杨明雪行走江湖，更在四年之前，以二十岁的年纪，连胜

几名在江南享誉武林二、三十年的前辈，名动江湖，加上她容貌出众，美名更胜威名，名号早在江湖上红透半边天，

「如玉峰」三字，武林地位稳如盘石。

燕兰年方十七，对这个大师姐最是仰慕，一心也想早日学成功夫，游历江湖，两年前便开始央求杨明雪，希望

能孤身下山。杨明雪深知江湖险恶，知道燕兰功力未纯，一直不让她独自离峰。

这一个月，燕兰学完了如玉峰所有功夫，此刻杨明雪正在考核她功力如何，能否下山。她听燕兰口吻急切，满

脸盼望之情，刚练完剑的脸儿红通通地，当下笑道∶「没几人有这本事？可别说！要真碰上，又是对头，一个就够

你瞧的！」

燕兰撇了撇嘴，低下头去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低声说道∶「那┅┅还是不成了？」

杨明雪见她垂头丧气，不禁面露微笑，道∶「成的成的，怎么不成？当年师姐下山，也不过如此。再不成，我

的小师妹快急得发疯了。哪，剑拿着，去收拾收拾，爱什么时候下山，尽管去吧！」

燕兰听着，先是愕然抬头，眨眨眼睛，忽然大声欢呼，接过长剑，随手一丢，搂着杨明雪又笑又跳，叫道∶「

杨师姐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！」杨明雪给她搂着，心里也跟着欢喜，却也暗暗觉得好笑，好不容易把她按下，笑道

∶「好了，好了，别乐昏头了。想要下山，准是准了，可还有事得教给你 .」

※※※※※※如玉峰顶筑有数间屋舍，杨明雪一辈共有六人，其中二弟子方盈月收有两徒，都只十一二岁，

加上其馀几名小婢女，住在峰顶的约有十来人。燕兰的五名师姐，都已艺成，这时倒有四个不在山上，只杨明雪一

人留下督导。

燕兰临行之际，杨明雪屏退旁人，在房里同小师妹叮咛∶「阿兰，你记着，像我们这样的单身女子，行走江湖，

必须处处小心。」燕兰笑道∶「是，我知道啦！」

杨明雪肃然敛容，沉声道∶「师姐说这话，你可不要当作耳边风。你说你知道，那你知道该防些什么，说来听

听。」燕兰微一沉思，道∶「当然是防歹人强盗，还有怎地？」杨明雪道∶「盗匪之流也就罢了，硬碰硬的动手，

相信你还应付得来，至不济也能凭轻功脱身。女孩子最要提防的，是好色之徒。」

燕兰道∶「好色之徒，是指采花贼么？」杨明雪道∶「也不全然，乡里恶霸、强梁土匪，甚至名门正派之人，

都有可能。二师姐不是教你读过《孟子》么？告子曰∶『食色，性也』，男人喜好美色，那是与生俱来，不是坏事。

可是有些人过于贪花好色，就可能用各种手段，对女人进行侵犯。」说着一看燕兰，又道∶「像阿兰你这样美丽的

小姑娘，更危险。」

燕兰肩膀一缩，脸上微微泛红，道∶「杨师姐，你别吓人！照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每个男人都要防着？」杨明

雪道∶「女人也要防着！男人怕你戒备，派他的女人来对付你，让你松懈，也是有的。」燕兰轻轻哦了一声，若有

所思，又道∶「可我还是搞不懂，杨师姐，是怎么个侵犯法？」

这话问得杨明雪有点尴尬，道∶「怎么侵犯？呃，这个┅┅比如，他会想看你的身子，甚至想动手摸，那就算

是了。」顿了一顿，又道∶「阿兰，你对世事所知太浅，这些你慢慢会明白。最要紧的是，你认识了男人，千万别

让他们为所欲为，不要轻易失了贞操。」

燕兰呆了一下，道∶「什么是贞操？」这又是一个尴尬问题，杨明雪窘红了脸，怒道∶「傻丫头，这也不知道？」

燕兰噘嘴道∶「我早就问过你们啦，那时师姐们都说我太小，叫我别问。」

杨明雪吐一口气，想了想，才道∶「这么说罢。你记着，男人的身体，跟我们女人不同┅┅」说着手指指向股

间，轻声道∶「我们的这儿，是个小洞，男人的这里，是┅┅是一根东西┅┅」燕兰甚感好奇，问道∶「什么东西？」

杨明雪忍着害羞，板起脸孔，道∶「不要多问，乖乖听着就好。」左手空握，右手食指伸出，往左手掌里一塞，

道∶「要是像这样，男人那东西插进女人的那里，就是『交合』┅┅」

虽然用词颇为含蓄，杨明雪还是红了脸，说道∶「女孩子要是第一次做这档事，小洞里就会流一点血，这叫做

落红。见了落红，这女孩子就不再是处女了。阿兰，这对女人是很要紧的事，处女之身，一定要献给丈夫。如果与

丈夫之外的男人交合，那就是失了贞操，懂了么？」

燕兰应道∶「懂了！」实则在她心里，委实似懂非懂。她又问道∶「师姐，我们只会有一次落红么？」杨明雪

道∶「只有一次，失身之后，就不会再有落红了。」燕兰道∶「这么说来，我们只能跟自己的丈夫交合了？」杨明

雪红着脸道∶「说来是这样。」又道∶「但也有女人被男人强迫交合，以致失身，那是最可恶的一种侵犯，无论如

何你要小心。」

燕兰笑道∶「没问题，再怎么说，咱们如玉峰的武功可不是浪得虚名，对吧？真要打起来，我未必会输呀。」

杨明雪道∶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明着动手还好，就怕对方狡猾，另有卑鄙手段。阿兰，真正可怕的淫贼，就算

武功不高，也有对付你的本事，你知道是什么？」

眼见燕兰摇了摇头，杨明雪神色登转严肃，道∶「当今武林风气败坏，常有些好事之辈，胡乱给武林中的美貌

女子定了排行，什么『四大美人』、『十美榜』、『江南四佳丽』，不仅毫无意义，反而常使这些女子受淫徒侵害，

着实可恶！这些淫徒十分可恶，要是明着打不赢，就使迷药、春药之类物事。这个迷药，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好

比蒙汗药。那所谓春药，就是利用药性，使人心智迷乱，想要┅┅想要做那档事，如此便使得女子无力反抗，然后

再胡作非为。」

燕兰闻言，颇感奇怪，道∶「杨师姐，那迷药、春药，当真十分难防？」

杨明雪道∶「难防？那也未必见得。饮食随时小心，别给人在里头下了药，这是基一；入睡时保持警觉，闻着

异味，要立刻辨别来由，以防毒气迷香，这是其二；若跟淫徒动手，一获胜，马上封住对方穴道，或是重创他的手

脚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这是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知道有多少侠女高手，在稳占上风的时候，还给对方施了药。」

燕兰道∶「这情形，很多么？」杨明雪道∶「多了！有时候是女方大意，或是一时手下留情，反遭毒手。别说

女的，男人也常碰上这等事，不过这比较不一样。一般夫妻助兴用的春药，不须男女交合，只要服用些清凉药物，

自然可以消火。」燕兰奇道∶「咦，那没什么嘛。」

杨明雪道∶「可是一些邪门歪道的春药，经常是非经交合，不能化解药性，更有可能致死。若是女子，紧要关

头，只能委身附近的男人求救，日后要么从了他，要么徒自伤心。男人可不一样，找女子替他解了药性后，可能就

多了一个情人，反而占了便宜。在武林中，这是对女子最不可理喻的事情，实在莫名其妙！」说到这里，杨明雪神

色愤愤不平，用力吐了口气。

一番话说下来，燕兰虽然还没下山，彷佛也深深感到江湖险恶，不由得点了点头。突然之间，她又想到一事，

道∶「杨师姐，你怎么会懂这么多？」杨明雪道∶「江湖上历练丰了，自然懂得。」燕兰道∶「听来的人物轶事，

当然是啦，可那些落红、交合什么的，也是行走江湖听来的么？」

杨明雪大窘，道∶「这、这当然不是了┅┅」燕兰奇道∶「那是怎么听来的？」杨明雪满脸绯红，再度板起脸

孔，道∶「师┅┅师父生前告诉我的 .这种事不要时常挂在嘴边，很丢脸的！」燕兰搔了搔头，看着师姐脸红到了

耳朵，心中彷佛也有些羞意，悄声道∶「是，对不起啦。」

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就此系了长剑，告别师姐，孤身下山，开始了独闯江湖的历程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拂晓时分，西湖湖心，一艘画舫悠悠随波而行。

「嗯啊、嗯┅┅啊啊┅┅」

销魂蚀骨的春声，不断从画舫船舱中传出，在湖上薄雾间萦绕不去。一名少年坐在船头，满脸不耐，对着舱中

大叫∶「师兄，你知不知道你干多久了？三个时辰了！我们可以靠岸了没？再不靠岸，我自己游水走了！」

「啊、啊、啊啊、呜──」

女子的吟叫声突然急促起来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∶「急什么？就快完了。嗯，这小娃儿

┅┅」

少年暗骂一声，转过头去，看着满映晨曦的湖波。

没过多久，女子的叫声平息下来，舱中只留下细微的喘息声。一个浑身赤条条的青年走了出来，胯下一根肉棒

粗红过人，挺得半天高，手上提了裤子，一边穿着，一边笑道∶「穆家庄的闺女也不过如此！什么江湖名门，身子

练得这么弱，挨了几十下，就开始叫了，真不中用┅┅」

那少年似乎看惯了他得意洋洋的模样，随意呼了口气，翻了个白眼道∶「是，是，在你『采花神』江子翔胯下，

管她是怎么三贞九烈、守身如玉的姑娘，没一个不俯首称臣的！」

那青年江子翔笑道∶「师弟，你是听得腻了，还是羡慕成了嫉妒？你别当『采花神』这三字来的轻松！今天你

出了江湖，一年之内，打得下一个『采花大盗』或是『淫魔』的名号下来，让武林中的姑娘谈起唐安这名字就脸红，

就算你够本事！」

唐安道∶「得了这种名号，又有什么好得意？追杀我的人可会多上一大票。」江子翔摇摇头，笑道∶「那才好

啊！依着江湖常例，致力追捕淫贼的，十个就有六个是姑娘，而且多半容貌不差。记不记得三年前的事？」

唐安又吊了吊眼珠，道∶「记得，记得，你说过不下十次了！四位扬州明月庄的女侠来围捕你，半个月里，全

给你整治得服服贴贴。」江子翔笑道∶「是了！将来你本领到了，把一群侠女姑娘玩上手，看她们一个个向你哀求，

抢着帮你舔宝贝，这可是天下至乐哪！」

唐安默默不语，看着画舫逐渐近岸，心里隐隐升起一股迷惑。他从小就被邪派高手司徒豹收为徒弟，学得了一

身功夫。司徒豹武功强横，不仅杀人如麻，而且好色成性，是武林着名的淫魔。他在四年前伏诛而亡，留下两个徒

弟，其中江子翔深得司徒豹真传，不仅功夫高明，而且特别擅长师传房中术，足以御女不泄，一夜十战。他出道以

来，奸淫过姑娘的不济其数，在黑道上得了个「采花神」的称号，虽然为「同道」所佩服，却也是树大招风，仇家

满天下。

小弟子唐安在师父、师兄要求下，也以成为一名淫魔为目标，但这却非他所愿意。他年仅二十，女人却看得多

了，凡是被师父、师兄奸淫过的姑娘，多半都给他看过了裸体，见着了与男人交媾时的姿态。他曾经因此而兴奋，

并在司徒豹指使下，插入一个小姑娘的身子。可是在他亢奋到即将泄精之时，司徒豹却不准他泄出来。这是司徒豹

传授房中术的一大要点，一旦泄了，便损及自身精力，没法子连续与多名女子欢好。

这让年少浮动的唐安相当难受，硬生生地压抑了射出的冲动。他只觉得下体又重又热，积满了无处发泄的欲望，

搞不懂为什么师父、师兄都能乐在其中。

从此唐安便对女人兴趣缺缺。对他来说，拥有一身好武功，痛痛快快地与人过招，要比抓着女人狂摆身子有趣

多了。也由于他的潜心武艺，他的武功越来越逼近江子翔，已然可与师兄拼上百招而不败。

这一日师兄弟两人在西湖游玩，江子翔仍不忘带上几名猎物，在湖中大肆纵欲，淫声浪语，吵得唐安一晚难眠。

江子翔见他脸色难看，心中老大没趣，道∶「师弟，你也真是的，船上放着七八个姑娘，你随便找一个上了，

也可打发不少光阴，干嘛整天摆臭脸给我看？」

唐安挥挥手，道∶「你玩你的，我可没这兴致──啊，到岸了。」

画舫离岸尚有两丈，唐安提气一跃，已然凌空而过，踏稳实地。他回头叫道∶「师兄，我走了！」

江子翔愕然道∶「走？你上哪儿去？」

唐安道∶「城里头随便逛逛。你慢慢玩吧，傍晚老地方见。」说罢，举步便走。

江子翔皱了皱眉头，正要喝骂，忽然听得身后一个温软的声音∶「江┅┅江大爷┅┅人家还要┅┅」

一转身，只见一个眼神迷蒙、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，脸色泛红，掩着下体，歪歪斜斜地走出来，口中轻轻喘着

气。江子翔面露笑容，不再理会唐安，转身抱住姑娘的腰，将她按倒在甲板上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「着！」

随着燕兰一声娇叱，但见剑光闪灭，三名大汉同时肩头带花，手上刀剑一一落地。旁人尚未发出惊叹，燕兰左

手捏诀，连点三人胸腹诸穴，闷哼声中，三名汉子颓然倒地。

旁边一名白须老者大步踏出，喝道∶「好！燕姑娘这一手『霞光剑』，神乎其技，老夫佩服。你只需胜了老夫

手中这柄鬼头刀，杭州长兴镖局这批镖银，如数奉还！」右手一挥，刀风虎虎，声势煞是惊人。

燕兰眼神明亮，笑道∶「真的？就等老寨主这句话呢。晚辈得罪了！」长剑一立，点点剑光纷纷洒落。白须老

者凝神以对，两下顿成酣战。

第五十七招上，鬼头刀重重摔落在地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长兴镖局的总镖头满脸感激，送着燕兰出了镖局大门。燕兰下山三个月，从桂林一路来到杭州，

管了不少不平事，最近一件是替长兴镖局夺回被盗匪所劫的三十万两镖银。她年纪轻轻，手下已胜了好几位响当当

的狠角色，包括夺还镖银时对上的石马寨周老寨主，名声逐渐在江湖上传了开来。

初次受人称赞时，燕兰本来还颇为不好意思，多听了几回，自己也忍不住有些飘飘然。她自知武功还颇不及大

师姐杨明雪，但是出道以来，一路安然，初下山时的战战兢兢之情，此时已不复见，神态中更多了几分自信。加以

她容颜秀丽，所到之处，往往引得少年为之瞩目，甚至上前搭讪，这倒是最容易让她感到害羞的事。不过，听过了

杨明雪的训诫，燕兰对这方面极具戒心，倒也没吃亏，吃亏的多是存有非分之想的人。

这天燕兰离开长兴镖局，在杭州城游玩一阵，日暮时分，找了城里最大的一间客栈投宿。一进客栈，向店小二

说要房间，店小二道∶「姑娘来得不巧，单人的房间都住满了，只剩下双人住的。」燕兰道∶「两人住的也成啊！」

店小二道∶「这个自然，就是价钱贵了一两，姑娘真要么？」

燕兰没法子，摸摸荷包，银两还够，便道∶「好吧。」

店小二正要带燕兰上楼，忽然后头一人叫道∶「唉呀呀！一个人住两人房，空荡无伴，岂不寂寞？姑娘，且让

在下同宿如何？银两不成问题，就由在下出了。」

燕兰和店小二回头，来者是个猥琐汉子，一双眼睛瞧着燕兰上下打量，满脸怪笑。燕兰白了他一眼，不去理睬，

转身就走。那汉子却跟上楼梯，眉开眼笑地道∶「好俊俏的姑娘，细皮嫩肉，胸是胸，腰是腰┅┅」说着说着，竟

伸手去摸燕兰的屁股。

还没碰着燕兰裙子，那汉子眼前一黑，已被燕兰回身一脚踢中面门，骨碌碌地沿着楼梯滚了开去。那汉子倒在

地上，大声喊疼，叫道∶「你这婆娘，恁地泼辣，居然敢打你家相公。唉唷喂呀，踢死人啦！」

燕兰脸上泛红，低声骂道∶「下流！」店小二陪笑道∶「姑娘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是这一带的地痞，叫做

刘阿三的，整天闹事。待会儿掌柜赶走他就没事了，姑娘可跟他纠缠，会吃亏的。」

燕兰哼了一声，瞥眼一看，只见掌柜已经出来，喝道∶「去去去！你这无赖，别在这里胡闹，碍了咱们生意！」

刘阿三鼻青脸肿地站起来，朝掌柜冷笑几声，道∶「臭老头，你狠个什么劲儿？你家那如花似玉的闺女，还没被带

走么？你不回去帮女儿整理嫁妆，还有空管我的闲事？」

掌柜脸色一变，怒道∶「你，你说什┅┅」举起手来，作势要打，刘阿三嘿嘿冷笑，已然走出客栈。

燕兰看到这一幕，心中甚疑，向店小二问道∶「你们掌柜的女儿怎么了？」店小二面有难色，道∶「没什么，

这不关姑娘的事。」燕兰心道∶「听那无赖的话，这掌柜的女儿似乎遭逢了什么祸难。」她是一副热心肠，遇着异

事，忍不住不问，当即下楼去问掌柜∶「掌柜的，那人说的，是怎么一回事？」

掌柜垂头丧气，道∶「唉，一言难尽！」虽说如此，但燕兰不住追问之下，掌柜还是说了原由。原来那掌柜姓

陈，育有一女，年已十六，颇具姿色 .日前有一名男子投宿店中，见到了陈家小姐，出言调戏。

掌柜前来喝止，那男子却冷笑道∶「能让本少爷中意，是你们的福气！只是我有要事在身，现在没闲暇带走她。

再过十五天，我会再来这儿，可要将她带走了。」说完就此离开。

那男子临走之前，还显了一手功夫，连挥两剑，一瞬之间，将一张方桌对角划成了四块，整整齐齐。他更报出

名号，便是江南无人不知的「采花神」江子翔。掌柜深怕女儿真被他夺走，先送去了亲友家，自己却无法舍弃客栈

产业，又唯恐关了客栈，过于明显，会被其党羽发现，是以仍留在杭州，提心吊胆，不知到了那日，如何应对。

燕兰听了，心头大怒，道∶「哪有这等蛮横的人！」暗想∶「今个儿真碰上采花贼了。师姐再三交代，要我小

心这种人。可是我怎能袖手旁观？」当下又问∶「掌柜，这是几天前的事？」掌柜道∶「五天了。」燕兰道∶「恩，

那就是还有十天了？」说着一拍胸脯，道∶「好，我便在这儿住上十天，帮你解决了这档事！」

※※※※※※唐安喝了一杯茶，看着店小二再次带了燕兰上楼。他在一楼客席里吃饭，看见整个过程，仗着

内功精湛，更把所有对话听在耳里。他心里颇为疑惑，暗想∶「五天之前，师兄又有什么要事了？怪哉，不过是家

客栈，师兄若要掳掠这掌柜的女儿，根本用不着留话示威。莫非有人假冒师兄的名号？可是那两剑划桌的剑法，确

实是本门那招『四野沧凉』。除非这冒牌货见识过『萧然剑法』，否则┅┅不，太牵强了。」

燕兰想都没想的事，唐安已想了一大堆。他放下空茶杯，略一回想燕兰向掌柜承诺相援时，那股稚气未脱、却

又信心满满的神情，不禁感到好笑，心道∶「这姑娘年纪比我还小，看来又涉世未深，要跟师兄过招，只怕不出十

招就败了，到时候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想救人？」

唐安看多了师兄的手段，知道江子翔好色如命，眼见燕兰生得俏丽，一旦不敌江子翔，肯定失身于他。他伸指

弹弹茶杯，心中甚感烦闷，暗道∶「师兄的事，我本无权过问。罢了罢了，管她去的！」

想到这里，唐安付了账，自行上楼，回了自己的客房。他坐在上，用功打坐，运了一遍内息，便即就寝。

到了夜里，唐安忽然惊醒，只闻墙后几声喝叱，语音清脆，乃是少女。唐安一怔，心道∶「莫非是那姑娘？这

般巧，就在隔壁房么？」

他好奇心起，打开窗子，夜色昏暗，全无星月。唐安抬头一望屋檐，吸足一口气，脚踏窗棂，游身上窜，双手

探横梁，几下转腕，调转过身子，面朝屋里。再一使劲，换攀屋梁，来到邻房窗口，猛地一个翻身，头上脚下，双

手才松开，两脚已挂上，勾着横梁倒吊下来，隐在窗边，从窗缝窥伺房内 .房中点着灯火，一看之下，只见衣袂轻

飘，掌影急舞，燕兰口中轻喝，手上脚下摆的架势，全是如玉峰外家武功「星河掌」的式子。唐安曾经见过如玉峰

高手和师父过招，一望便知，心中暗惊∶「好丫头，原来是如玉峰的门人，听说这掌法繁密绵长，极是高明，她竟

然懂得招数，可不简单。」

燕兰凝神练武，瞬息之间，手上连换十七八样招数，长裙飞扬，不时飞起一腿，时机抓得精巧，亦称精妙。唐

安见她招式纯熟，神情认真，双眼神采逼人，越看越是出神，心中扑通、扑通地越跳越快。

忽见燕兰定住身形，一声清啸，声极悠扬，双掌左右一分，真气浩荡，这一分彷佛拨云见日，势若滔滔江水岔

为二流，但听「嘶」地长长一声，一条棉被隔空撕裂开来，棉絮纷飞。唐安暗暗喝采∶「好本事，这姑娘内功不弱！」

只见燕兰收式调息，长长吁了口气，歪着头，看看撕裂逾半的棉被，脸上满是欣喜之色，突然拍着手轻轻蹦了

两下，兜转了个圈子，衣裙飘扬，状甚雀跃。突然，燕兰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赶紧蹲了下来，一手拎起被子残骸，满

脸尴尬，低声叫道∶「糟糕，糟糕！」

唐安看着，倒吊着的身子晃了晃，忍不住想笑，赶紧捂住了嘴。只见燕兰将棉被堆到一旁，稍微拉开衣襟，用

手扇了扇风，又吁了口气，往床上一倒，懒洋洋地扭了扭身子。

唐安暗笑∶「毕竟是小姑娘。」心想看得够了，正想回房，忽见燕兰站了起来，口里哼着小曲，音色轻柔，传

入唐安耳中，令他怔了一下，又把眼光移回窗缝。

不望还好，一看之下，唐安的眼光便似给钉子钉住，转也转不开了。只见燕兰口哼曲儿，一双手解着腰带，正

在脱衣。她将腰带丢在床上，继而褪下了长裙，露出了一双美腿，白净可爱，只大腿上半尚被衣摆遮掩，看不分明。

唐安当场呆住，浑身一阵燥热，勾住屋梁的双脚竟有些不稳。

燕兰完全没有察觉唐安在外窥伺，愉快地哼着，将上衣也脱掉了，全身很快便只剩下一件鹅黄色的肚兜。她侧

背对着窗口，唐安只见到她全身雪白，屁股圆润，连接大腿的曲线完美无缺，只恨不能伸手一路摸下去，直摸到她

柔若无骨的足踝。

燕兰的乳房被肚兜覆盖着，好像受到了相当大的束缚，撑得布料紧紧外绷。她一解开系在颈后的绳带，一对奶

子便轻轻跳了出来，那饱满坚挺的双峰，顶端嵌着粉红色的小珍珠，也跟着微微弹动，唐安的眼睛，似乎也跟着那

么弹了一下，晃得他目眩神驰。

唐安猛地觉得两腿发软，倒吊得有些酸麻，方才惊觉，裤裆里的宝贝已经硬了起来，而且前所未有地，有些胀

痛。

他吞了吞口水，眼见燕兰坐在床边，没有任何蔽体衣物，正拿着一条手巾擦拭身体，想是练功汗湿。唐安呆呆

地看着她，见她的小手持着纯白的布巾，拂过脖子、肩膀、乳房、腰枝，而后伸入了双腿之间，擦拭那最私密的地

带。

距离远，加上手巾阻挠，唐安看不清她私处的切确风光，但是看她缓缓地、柔柔地进出着，像是在抚摸自己，

唐安已感到无比的刺激。

燕兰擦干净了身体，开始换上另一套衣物。直到她穿好衣服，上床睡了，唐安才悄悄返回房内。

他一回到房里，想起燕兰的诸般动作，心里莫名地悸动起来，满脑子都是燕兰美妙的练武姿态，以及充满诱惑

的裸体。他脱下裤子，看了看依然耸立的阳具，想起师父教房中术时「固精不泄」的吩咐，心中略感矛盾，一咬牙，

坐在相邻燕兰房间的墙脚边，伸手握住阳具，奋力搓揉，脑里浮现了种种幻想。

唐安想着燕兰的趐胸，想象它贴着他的身子，那清纯娇羞的眼神望着他，双唇微吐着哀喘，求他快一点、再快

一点┅┅唐安深深舒叹，在手掌的抚慰下，射出了白稠的浓精，脑里想的是燕兰闭目娇啼的可爱模样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次日清晨，燕兰起了个大早，换了衣衫，刚开房门，便见到一个陌生的少年。燕兰怔了一下，

道∶「你┅┅你是？」

那少年微微躬身，道∶「在下唐安。姑娘听说过么？」燕兰摇摇头，道∶「没有。」跟着微笑道∶「怎么啦，

你找我有事？我应该不认识你呀。」

唐安说道∶「确有要事。姑娘芳名，可是叫做燕兰？」燕兰微微一愕，道∶「你怎会知道？」唐安道∶「燕姑

娘见义勇为，欲替此间掌柜保全爱女，与淫贼周旋，我早听掌柜说起，自然知晓。」实则他向店小二问过，才是自

然知晓，不过先将燕兰捧上一捧。

燕兰搔了搔头，微笑道∶「路见不平罢了，没什么啦。」唐安微微一笑，双目紧盯燕兰，忽然严肃起来，道∶

「在下奉劝姑娘一事，姑娘请勿见怪 .」燕兰道∶「什么？」

唐安道∶「姑娘或许有所不知，那江子翔是江湖上第一淫魔，人称『采花神』，并非寻常采花贼可比。他武功

固然出神入化，对女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一旦看上了眼，非要夺到手不可。」燕兰道∶「我听掌柜的说啦，所以

我才要留下来对付他啊！」

唐安皱眉道∶「姑娘不懂我的意思？」燕兰也皱起了眉头，道∶「什么意思？」唐安道∶「在下担心姑娘为女

儿身，恐怕也会给他看上。胜了便罢，万一不胜，绝无脱逃可能，只怕┅┅只怕┅┅」燕兰道∶「怎样？」唐安道

∶「只怕江子翔色欲熏心，会使姑娘受辱。」

燕兰忆起大师姐的言语，心中也有些不安，一时不语。唐安紧跟着道∶「依在下之见，姑娘还是不要插手此事，

以保自身安全。」燕兰道∶「那掌柜的女儿，岂不是只好任那淫贼掳去？」唐安道∶「在下略通武术，虽然未必能

敌江子翔，却也可支撑一阵，不如由我来对付他。」

燕兰笑道∶「原来如此，你也是来帮掌柜的！既然这样，咱们何不联手对付他？这也多几分胜算。」唐安忙道

∶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心道∶「如此一来，我的身分岂非会被她知晓？」燕兰道∶「怎么又不行了？」唐安道∶「在

下实不愿姑娘以身犯险，无论如何，请姑娘别与江子翔见面。在下尚有一些好友，也都有些本事，可以前来助拳。

对付淫贼，本当由男人出面，就请姑娘抽手罢！」

唐安这一席话，确是怕燕兰败给江子翔，受他凌辱，一番好意。他向来不会刻意接近女色，昨晚一场偷窥，却

深深被燕兰所吸引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盼先保全燕兰，扛下这个责任，私下与师兄商量，要他打消这个念头。

他是江子翔的师弟这一节，自然不能说出口来，可是这么一来，燕兰未免有些怀疑，道∶「你┅┅你当真应付得来

么？」他见唐安眉清目秀，不似武功高强，实在难以安心。

唐安微笑道∶「姑娘若是怕在下无力胜任，不妨试上几招。」说着双手一摆，意态悠闲。燕兰见他全无架势，

暗自觉得好笑，心道∶「这样怎么与人过招？」笑道∶「试几招也好。呔，得罪了！」右掌一劈，正是一招星河掌

「星云华衮」。

这一招出得快，唐安挡得也快，手臂一翻，架了下来。燕兰右掌翻击，左掌随出，「满天星斗」，双掌之势圆

转如球，覆盖方圆七尺。唐安气定神闲，横架着的右臂反手疾探，「西风枯千松」，破了燕兰掌上气劲。燕兰身子

一震，倒退一步。

唐安笑道∶「这点功夫，还成吗？」燕兰愕然片刻，道∶「再来一招！」左掌虚握而出，「掌握斗枢」，蕴着

绵绵真气，无穷无尽。唐安也是左手迎击，五指连弹，「鬼神僭天机」，五道指力奇巧诡异，各有不同，消解了燕

兰掌力。

燕兰猛然双掌分开，一招「星河断流」，正是昨晚唐安所见绝招。唐安骤觉压力备至，两股巨力分向两侧，如

要将他身子撕裂为二，当下右手蓄势，左手在前连划三圆，「潜龙弄风浪」，旋劲急带，乱了燕兰左右分扯之力，

两招真气互相干扰冲击，顿时破招，两人身子各自一震。

唐安呼了口气，笑道∶「燕姑娘，你这一招可太认真了┅┅」忽听燕兰怒声喝道∶「你这功夫┅┅是『外道千

手』！这是武林魔头司徒豹的武功，你是他什么人？」

此言一出，唐安顿时心中冰凉，大叫不妙。他没想到燕兰也见过本门武功，不禁连声叫苦，一时慌了手脚，支

吾道∶「这┅┅这是┅┅」

燕兰拔出腰间长剑，直指唐安，喝道∶「我就觉得不对劲！快说，你到底有何意图？你跟江子翔是什么关系？

为什么你要支开我？说！」她接连喝问，毫不客气，几乎已把唐安当作了敌人。

唐安自知难以辩解，索性把心一横，道∶「也罢，说就说了！我便是司徒豹的徒弟，江子翔是我师兄。」

只见剑光急闪，燕兰已一剑刺向唐安。唐安侧身闪过，叫道∶「可是我劝你莫要插手此事，以免师兄对你不利，

那是千真万确！」燕兰骂道∶「那当然啦，我不在这里，没人阻止你们，你们就可为所欲为了！想得美，我才不会

上当！」

一边骂，一边攻，燕兰使出师传霞光剑，剑出如彩霞满天，闪动无数光华，端的凌厉绝伦。唐安手无寸铁，全

心避让，叫道∶「我要骗你，就骗到底了，还会告诉你？你打不过我师兄的，留下来，只有给他欺侮罢了！算我求

你，千万别留下来！」

燕兰哪里信他，「霞光剑」招数越逼越紧，亏得唐安眼捷手快，在剑光纵横之中穿梭来去，沿着走廊奔开，叫

道∶「你到底听是不听？」燕兰把脚一跺，骂道∶「谁听你胡说八道！」仗剑追来，又是一轮快剑。

有理说不清，又遭穷追猛打，唐安也不禁有点冒火，心道∶「不信也罢，我就先制住你，直接带你走，总不能

给你打跑了，谁来帮你？」当下闪身推门，冲进自己的房间。

燕兰紧追在后，叫道∶「哪里逃？」一进房门，陡地一股寒气迎面而来，唐安已取了长剑在手，一剑递出，喝

道∶「谁逃了？你这丫头太不讲理，给我坐下！」他为了避免燕兰起疑，将佩剑放在房中，此时情势紧急，唯有挺

剑还招，一剑刺出，剑面随即朝下一拍，竟尔引带一股巨力，压落燕兰肩头。燕兰感到肩上一阵沉重，吃了一惊，

忙以卸劲法门化解，但仍感不易支撑，跌坐在地。

唐安以为已然获胜，踏上一步，正要说话，哪知燕兰功力不弱，这一压之力旋即消去，翻身跃起，连环三剑疾

攻唐安。唐安长剑轻摆，已是「萧然剑法」的架势，运起「幽冥功」独门内功，剑上贯注阴寒真力，每一剑刺出，

均带着森然寒意，霎时寒气四布，气象萧瑟。

「萧然剑法」本是极其阴毒、不夺人命誓不休的狠辣剑法，佐以「幽冥功」寒劲，更是阴寒过甚，剑若冰雪，

势如朔风，只是唐安手下留情，无意伤燕兰性命，剑上不带杀意，威力便打了折扣。燕兰却是全力迎击，眼见「霞

光剑」不易取胜，陡然间剑法一变，剑势圆滑，流转自如，剑身化成三尺银龙，翻腾无定，精妙难言，正是如玉峰

剑法绝学「神岚剑」。两人在剑法上顿时打成平手，互有千秋，内力上却仍是燕兰居了下风。

唐安暗暗发愁，心道∶「要赢燕姑娘不难，但要她住手而不使她受伤，那就难了。怎生想个法子，劝她听话快

走的好？」他左思右想，苦无善策，情急之下，索性把手一甩，放声叫道∶「算了，算了，不打了！」只听「卜」

一声轻响，唐安手中长剑脱手飞出，插上板壁，微微颤动。

寒光一闪，燕兰的长剑已抵住唐安咽喉。

唐安苦笑道∶「你果真住手了，妙极！」燕兰柳眉微扬，娇声叱道∶「你干嘛不打了？」唐安道∶「我本来就

不想跟你打。再说一次，我是来忠告你快走的！相信我，我会跟师兄说，要他别对陈家小姐下手，行不行？」燕兰

微微动容，随即用力瞪眼，道∶「你们蛇鼠一窝，说这话谁会相信？」

唐安肩膀一顿，道∶「我耐性有限。燕姑娘，拜托你想一下，你认为我真打不过你？如果我真有歹念，在你刚

出房门时就可以暗算你，你防得住么？刚才你我交手，又是谁占了上风？要是继续打下去，你还可以支持多久？」

燕兰怔住了，脸上神情微微退缩，指着唐安的长剑，气势似也弱了下来。她眨了眨眼睛，说道∶「要是真如你所说，

那也不对！你为什么要帮我，而不帮你师兄？这没道理！」

燕兰一问，唐安脸上颇有尴尬之意，苦笑道∶「这个么，连我也不知道！」

燕兰呆了一下，看着唐安，见他凝视着自己，眼神带着一股奇妙的感觉 .她突然感到脸上发烫，心中没来由地

一阵害羞，突然收还长剑，「锵」地入鞘，转身跑开。

唐安目送燕兰冲出房外，心中忽地一阵怅然，有点后悔刚才没露个破绽，让她在身上拍一掌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燕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关上房门，靠着门后，回想刚才的情境，不由自主地感到难堪，心道

∶「怎么会呢？他为什么那样看我？」

那是她从没感受过的眼神，在如玉峰上的师姐间，也不曾看过。彷佛是阳春三月的和风，吹起了她心中的涟漪。

燕兰慌张地搓着手掌，觉得心乱极了，想要胡思乱想些什么，却又什么也想不到。

忽听「擦」一声轻响，从墙上传来。燕兰眼光扫得快，见到似有一物缩入墙中。她呆了一下，随即醒悟∶「是

他把剑拔了起来。是啊，他就住在隔壁而已。」

她走近墙边，蹲下身去，见那板壁裂了一条缝，从中望去，可以看见唐安正收剑入鞘，放在桌上。燕兰心中一

动∶「如此一来，我岂不是可以从这儿偷看？这样正好，且先观察他几天，瞧他到底是不是真要帮我。」

燕兰年纪尚轻，此时童心一兴，觉得如此偷看，倒也好玩，索性坐在地上，眼睛凑在墙边窥看。但见唐安就地

打坐，用功片刻，脸上表情甚异，似乎心绪不安，睁眼站了起来。

燕兰心里暗笑∶「好啊，打个坐都不专心，这身功夫怎么练出来的？」却听唐安低声道∶「这傻丫头！」

燕兰大吃一惊，心道∶「给他察觉了么？」见他神色，却又不像。但见唐安来回踱步，状甚烦躁，满脸愁容，

忽然站住，长叹一声。

眼见唐安如此，燕兰心里有点动摇，暗想∶「看他这么烦恼，莫非他真是想要帮我？可是他为什么要帮我？难

道┅┅难道他对我┅┅」

正想到无法想象处，唐安忽然坐在床边，开始脱裤子。这一下燕兰吃惊更甚，羞得连忙转头，心里暗骂∶「不

要脸，王八蛋，怎么在女孩子面前┅┅」转念一想，却又不觉赧然，他可是在自己的房里，又不知自己正偷看着他。

燕兰搔了搔头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暗想∶「反正他不知道，我且再偷看一下。」又把眼睛凑了上去。

只见唐安脱了裤子，胯下一丛黑毛，一根红通通的肉棒从中高高竖起，状甚惊人。燕兰吞了下口水，心中蹦蹦

乱跳，暗想∶「这就是杨师姐说的那根东西？」她回想杨明雪的话，不觉用手摸了摸股间，隔着裙子、亵裤，指头

往她娇嫩的小秘洞按了按，心道∶「如果那根东西放进来，那就是『交合』┅┅」

她不自觉地施了点力，指头按在私处的洞口上，微微感到一阵舒爽，身子窜过一丝发麻的感觉。燕兰脸上微热，

有些不知所措，继续看着唐安的房中，见他用手握着肉棒，正来回套弄着。燕兰看他一边套弄，脸上一边显现出难

耐的表情，像是竭力压抑什么，看着看着，竟觉得心跳逐渐加快，忍不住喘了几声。忽然，她觉得指头湿湿凉凉，

低头一看，裙子上竟然湿了一大滩。

燕兰吓了一跳∶「怎么会这样？我┅┅我┅┅这是┅┅」她赶紧脱下裙子、亵裤，一看之下，只见腿间满是水

液，湿湿黏黏，却又不像尿液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住从私处的穴里渗出。

燕兰慌了手脚，被这不知原由的异象弄得满脸通红，心里只觉得羞耻，却又不明白何以会感到羞耻。她摸了摸

私处，手指触到阴唇嫩肉，忽然感到一种出奇的舒适，令她不自觉地轻声呻吟∶「啊┅┅」

甫一发声，燕兰立刻捂嘴住口，心里怦怦而跳。她再次从缝中偷看唐安，只见他仰起头来，腰部用力震了两下，

在手掌搓弄之馀，肉棒的前端喷出了一阵混浊的黏液，洒在地上。

燕兰目瞪口呆，只觉得心儿快要从胸腔蹦出来，浑身发烫，几乎快要晕了过去。可是下体传来的异样感受，似

乎又催促着她的安抚。燕兰犹豫了一下，用力摇摇头，将双腿紧紧地并起，挤压之下，爱液沿着大腿慵懒地流了下

来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唐安一个人坐在房里，暗骂自己不中用，心道∶「再不想法子劝她离开，她迟早会被师兄捉去

的。唐安，快想个办法！这是第一个令你心动的姑娘，你难道救她不得，只能在这里痴心妄想？」

他左思右想，得不出一个妥当计策，脑中只浮现燕兰俏丽的身影，在他面前蹦蹦跳跳，舒展着匀称的肢体。想

到燕兰那诱人的娇躯，唐安只觉浑身发热，无法忍耐，再次掏出宝贝抚弄一番。

藉着幻想燕兰的诸般娇态，唐安再次泄了精，虽然发泄了欲望，却不能纾解烦躁之情。他对燕兰越来越着迷，

不仅极欲亲近她的胴体，更想呵护她不受任何侵犯，永远保持那副纯洁可人的神态。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对付师兄

江子翔。

唐安穿好裤子，心想∶「唯今之计，只有想办法找到师兄，拜托他放过陈家小姐。但要师兄放过看上眼的姑娘，

谈何容易？何况，现在我也不知师兄在哪儿。」

他正自踌躇，忽然灵光一闪∶「反正燕姑娘已知道我的身分，看她离开时的样子，对我也不是全不相信。那么

我两联手对付师兄，倒也可行！事难两全，只好先跟师兄翻脸，日后再行解释。师兄干了这么多坏事，也该受点报

应。」

想通此节，唐安甚为喜悦，当下暗暗点头，已做了与燕兰携手抗敌的准备。这时，隔着板壁，唐安忽然听见了

几声可爱的喘息。

「啊┅┅哦啊┅┅哈┅┅嗯┅┅」

唐安心中大震，放轻脚步，走到墙边，以耳贴墙，清清楚楚地听见，燕兰正模模糊糊地喘着气，声音又柔又腻，

极其诱人。唐安一瞥之下，见到墙板上有个裂口，是被自己掷剑时所刺破，当即跪下，眼睛凑过去，窥视燕兰房中

动向。

房里的燕兰，正侧躺在床，面向唐安所窥墙板，神情朦胧，用手掌抚摸着私处，掌心磨蹭着那一片乌黑芳草，

沾满了透明的晶亮汁液。她的动作十分犹豫，想是不懂如何爱抚，手指也不曾探向洞中，只是柔和地拂扫牝户的嫩

肌。

每当触到了敏感的部位，燕兰便「唔、唔」地略为呻吟，虽然声音压得极低，但对唐安来说，已经足以亢奋全

身，看着看着，只觉一股热血冲上脑门，险些灵魂出窍。

他深深呼吸几下，神色中仍难掩兴奋，轻声道∶「罢了，值得！」将刚穿上的裤子又脱了下来，再次握住玉茎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接连过了几天，唐安、燕兰不曾再碰面，却隔着这一面墙板，每日窥见对方的动静。

唐安远比燕兰阅历丰富，第二天便察觉燕兰时常在偷看他。但他毫不在意，心道∶「反正我心里没鬼，你爱看，

便看个够罢。」在他对燕兰的欲望无法忍耐时，依然在房里靠双手解决，有时他猜想燕兰正在看着，反而更加兴奋，

射得比平常更是充沛。

而当他窥伺燕兰时，也常能看见燕兰羞答答的紧张模样，想是她在偷窥时，发觉唐安走近墙边，赶紧装作无事，

这全给唐安看在眼里。

唐安特别喜欢偷看燕兰更衣，这时的燕兰全无防备，美乳、纤腰、翘臀一览无遗，彷佛根本不担心唐安会偷看

她。每当她换好衣服，总会跑到裂缝处来查看，唐安立刻远远坐着，被对墙壁，装作是在打坐，手掌却缓缓套弄着

阳具。

这道裂缝，使两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第九天早上，唐安从外头回房，一开门，燕兰正好从自己的房间出来。两人对望一面，唐安笑了一笑，燕兰却

脸泛羞红，一副窘状。

唐安道∶「不杀我了吗？」燕兰瞪了他一眼，道∶「我从来没说要杀你啊！」唐安道∶「好吧，那相信我了？」

燕兰脸颊一热，急忙用力跳脚，叫道∶「你！你听好，我现在要专心对付江子翔，你要是真想帮我，就不要成天烦

我！」唐安道∶「这可奇了，整整九天没碰面，我怎么烦你了？」

燕兰呆了一下，一时面红耳赤，道∶「你┅┅你┅┅你在房里，该安静点。」唐安笑道∶「我一向是很安静的，

平常倒是姑娘吵了一点。」

燕兰心口怦地一跳，急道∶「我？你┅┅你听到什么了？」眼神之急切，前所未见。唐安见她如此羞态，心中

说不出的兴奋，故意笑道∶「没什么，姑娘的声音很好听。」燕兰顿时脸色大变，满腮绯红。唐安跟着道∶「只不

过练武归练武，有必要喊那么大声么？」说毕，不经意地一笑。

燕兰一听，脸色方显释然，松了口气，轻声道∶「对不起。」神情甚为忸怩。唐安心里暗笑，走进自己房里，

掩上了门，心道∶「这丫头全没心机，想要斗过师兄，千难万难。」摸了摸腰间佩剑，心道∶「要跟师兄斗，我也

得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让师兄动了真怒，使出『萧然剑法』来，否则不堪设想。」

正想到这里，唐安忽听隔壁房中传出异声。他心中一疑∶「燕姑娘刚刚才出门，何以有声响？」走到墙边，眼

睛往裂缝上凑去。

裂缝另一边，却也是一只眼睛，乌黑灵动，长长的睫毛眨了眨。无巧不巧，两人同时窥上了缝。

唐安吓了一跳，连忙跳开，同时也听到隔房传来惊叫声。他心中刚叫不妙，燕兰已摔开房门，猛冲进来，拔剑

指着唐安，气急败坏地道∶「你这人┅┅你┅┅你偷看我！」

唐安无奈地耸耸肩，叹道∶「姑娘，你也在偷看我啊！」燕兰又羞又怒，叫道∶「谁┅┅谁偷看你了？我┅┅

我是觉得你在偷看我，才┅┅」唐安道∶「咦，这话该我说才对！刚刚看你出门，怎么又回房了？只怕是你折回来

偷看我。」燕兰脸满脸羞红，急忙否认，叫道∶「没有，没有！」

唐安见她羞怒神色，料想自己推论不错，不禁暗喜∶「这么看来，燕姑娘对我确是敌意大消。」正感欣喜，忽

见燕兰一抖长剑，喝道∶「你偷看我多久了？」唐安笑道∶「先说说你的。你又是何时开始偷看我的？」

燕兰脸色一阵红、一阵白，紧咬着下唇，突然眼角含泪，用力跺脚，叫道∶「差劲、下流、大浑蛋！」转身冲

出房间，砰地关上了门。

唐安愕然半晌，颇感过意不去，心道∶「我也真是的，早知道她脸皮薄，不该这样逗她。调笑过了火，可该怎

么办？」

他心中惴惴不安，当下出了房间，到燕兰房门前敲了敲，轻声道∶「燕姑娘┅┅」只说得三个字，门后便传来

燕兰的叫声∶「你滚开！」

唐安好不尴尬，想了一想，柔声道∶「姑娘，抱歉┅┅」只听燕兰又在房中大叫∶「讨厌，滚开！你再说一句

话，我立刻跟你拼命！」

唐安万般无奈，只有回到自己房间，沮丧不已。他想要再从裂缝看看燕兰，不料才转过头，便听隆隆轻响，燕

兰已搬了东西来挡住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※※※※※※当晚，唐安辗转难眠。

他没想到燕兰会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不早不晚，偏偏在师兄即将来到的前一天闹翻，唐安只有连连叹息。

他从床上坐起，抚摸着床边剑鞘，心道∶「明天师兄要来了，怎么办？」一想到燕兰的泪眼，唐安心里一阵刺

痛，暗想∶「即使燕姑娘生我的气，也得帮她。」

既然睡不着，唐安索性静坐运气，休养真气，以待大敌。幽冥功劲行遍周身，唐安顿入半睡半醒之间，身不用

力，任由一股真气游行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东方大白，天已破晓。唐安默想真气之际，忽闻有人敲门，道∶「客倌，送早点来了。」唐

安放缓内息，睁开眼睛，道∶「进来吧。」

房门打开，店小二端着盘子进来，上面放了馒头、茶水。他放下早点，满脸堆笑，道∶「客倌，今天您最好别

出房间。」唐安道∶「哦，却是为何？」店小二道∶「那淫贼江子翔今天便来，邻房那位燕女侠，已经在一楼等着，

恐怕要跟他大打出手。架没打完，客倌还是别出房间，免得受了无妄之灾。」

唐安心中一动，道∶「这么早？」起身提了长剑，举步要走。店小二连忙拦住，笑道∶「我说客倌，你还是留

在房里的好。」唐安喝道∶「罗唆，让开！」一挥手，原拟将那店小二推开，不料店小二顺势闪过，猛地一掌打来，

力道竟十分刚猛。

唐安凛然一惊，反手格开掌力，喝道∶「你是什么人？」店小二嘿嘿一笑，双掌连环出击。唐安哼了一声，单

掌对两掌，仍是拆解自如，右手连剑带鞘扫过去。哪知变故又起，两名人影从门外闪入，左右夹击唐安。唐安耳听

八方，早已察觉，「一鹤冲天」拔身而起，来招悉数落空。

他身形一落，踏在桌上，只见来者二人，一人也是店小二装束，另一人却是刘阿三，眼中精光闪闪，竟是高手

气派。唐安隐隐感到不妙，冷冷地道∶「看来事有溪翘，我得先费点手脚。」

※※※※※※燕兰在客栈一楼坐着，等待江子翔来到，心中想起昨日事故，不禁一阵郁闷。她望望楼梯，心

想∶「他生了我的气么？我昨天那样发脾气，只怕他也不高兴了。」

她不得不承认，昨天的反应有点过火了。墙敌将至，燕兰感到不安，却没察觉这不安的感觉，并非只因此而来。

在她暗暗出神的同时，一个青年走进了客栈，朝燕兰微微一笑。燕兰呆了一下，向掌柜问道∶「掌柜的，他该

不会就是┅┅」

掌柜点点头，颤声道∶「是，他就是江子翔！」

燕兰倏然起身，拔出长剑。江子翔的眼光在她身上来回几匝，像是评鉴着精雕细琢的宝贝，继而笑道∶「你就

是如玉峰的燕兰？的确生得挺美，就可惜不解风情。」燕兰板着脸问道∶「什么？」

江子翔耸了耸肩，笑道∶「好好一位绝代佳人，竟然挺剑对着郎君，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，怎能讨人欢心？好

妹妹，待我教你，你若想收服我江子翔，何需舞刀弄剑？只要你少穿几件衣裳，叫我几声好哥哥，似你这等美人儿，

我疼你也来不及哪！」

燕兰脸上一红，骂道∶「胡言乱语！你给本姑娘听着，不准打陈家小姐的主意，快快打道回府，否则┅┅」江

子翔笑道∶「否则如何？」随手一摆，一柄长剑已指住燕兰咽喉。这一招来得诡异无比，毫无前兆，手法奇快，燕

兰竟连招架之力也没有。

燕兰大惊失色，脖子感到剑锋寒气，剩下的话一时说不下去。江子翔笑道∶「如玉峰的大小姑娘们，除了一个

杨明雪，还不见有功夫到家的。拳脚功夫虽然不成，床上功夫倒值得领教。燕妹妹，你的那儿湿了没？」燕兰颤声

道∶「什么？」

江子翔笑了一笑，手腕一抖，剑刃倏忽来回，震飞她手里长剑，道∶「脱了她的裙子。」掌柜应道∶「是！」

伸手抓住燕兰的腰带，猛地一扯，连着裙子一并撕破，拉了下来，露出赤裸的双腿。燕兰大声惊叫∶「掌柜，你┅

┅」却见掌柜面露阴笑，眼中满是狡猾之意。

燕兰恍然大悟，气得快要哭了出来，叫道∶「你骗我，你们是一伙的┅┅」江子翔笑道∶「他也不是完全骗你，

至少他的女儿，我是好好疼过了。来，现在换你了。」说着剑尖缓缓下移，来到她乳沟上方。她腰带已断，衣襟整

个敞开，这时剑尖移动，便直接划破了她的肚兜，一寸寸地划下去。燕兰羞愤欲绝，哀泣似地叫道∶「不┅┅讨厌、

讨厌、不要这样！」

忽听磅然巨响，一个身影从二楼走廊飞出，撞毁栏杆，直摔下来，压烂了一张八仙桌，大声惨叫。一个摔过，

又是一个，之后还有一个，全部浑身鲜血，伤势甚重。燕兰侧目望去，却是两个店小二、一个刘阿三。

三人摔下之后，又是一个人影，却是纵身而下，手中青光闪烁，剑锋倏然而来，倏然而收，来回双剑，甫一落

地，一楼又有两名店小二中剑翻倒。江子翔眼睛一亮，道∶「师弟？」来人一抖长剑，道∶「师兄，放了她！」

掌柜不待江子翔下令，已冲上前去，不知何时抽出双刀，朝唐安招呼过去。唐安看也不看，随手一剑，「西南

来声」，剑势若萧条秋风，一扫而过，掌柜胸口溅血，一招倒地。

江子翔笑道∶「杀得好！师弟，你精研本门剑法多年，果然不同凡响，这几人可都是黑道上成名好手，你杀得

可真干净利落啊！」唐安道∶「不及师兄。」江子翔道∶「嗯，自己知道比不上我，何以叫我放人？」

唐安一瞥燕兰，见她衣衫不整，满脸羞惧之色，心中不禁怜惜，同时见她趐胸半露，暗中也颇感兴奋，一回神，

向师兄道∶「我喜欢这个姑娘，求师兄成全。」

这话一出，燕兰霎时心头大惊，不可思议地瞪着唐安，脸上渐渐泛起晕红。唐安自知要打败江子翔，希望微乎

其微，只盼同门之情，可以让师兄退让。他知道师兄精明，事态紧急，唯有把一切心声和盘托出。

江子翔眯起眼睛，默默瞧着唐安，突然哈哈大笑，道∶「师弟，你终于开窍，打算开始玩女人，当一个不世淫

魔了？」唐安怒道∶「不是！师兄，我很认真。我迷上这姑娘了，没有她，我活不成。拜托，师兄，你到处都找得

到女人，可我只找得到这一个！」

在唐安说这些话时，燕兰的脸已经红得像苹果，不敢正眼看他。

江子翔笑道∶「是么？好，看在同门多年，我给你一个机会┅┅」长剑一收，让燕兰得以活动，道∶「你们两

个，凭自己的本事打出去罢。只要你们今天出了这客栈，我就不管你们了。不过，凭这小姑娘的本领，怕只有等着

给我疼的份了。来啊，来啊！」

唐安二话不说，纵身上前，「萧然剑法」全力施为，招招攻向江子翔要害。燕兰如梦初醒，慌忙拾起长剑，意

欲助战。唐安见她似要靠近，立刻大叫∶「傻瓜，你别过来，还不快跑？」

燕兰立时醒悟∶「先出了客栈再说。那淫贼是他的师兄，总不会真下杀手。」当下转身奔向大门。江子翔一边

挡开唐安剑势，一边笑道∶「还没让你乐过呢，想跑那儿去？回来！」抽身急退，身形一闪，犹如一股轻烟，悄然

拦在燕兰身前。燕兰咬紧牙关，凝气挥剑，呼地一声激响，正是「神岚剑」招数「云气飞腾」。

江子翔赞道∶「这招不差！」剑锋轻摆，应以一招「古木枯枝」，诡谲古怪，将燕兰剑上威力削减得七零八落。

唐安随即抢上，喝道∶「你走后门！」剑上夹带幽冥内力，接过江子翔剑招，更运劲反击。

交手一招，燕兰已察觉对方实力雄厚，连忙叫道∶「他太厉害，你一个人┅┅」唐安喝道∶「我一个人便够了！

你要是不走，我拿不出真本事！」燕兰被他一吼，又是无计可施，只有转身再跑。

江子翔这次却不阻拦，任她逃离，对着唐安笑道∶「师弟，你有什么真本事，不妨拿出来看看。你学过的，我

全知道，我所学的，你还未必全练成了，真能对付得了我？」

唐安见燕兰已经离开，当即深吸一口气，幽冥功劲渐次提升，慢慢发挥到了极致，寒气广布，周身六尺之内，

有如隆冬，三丈之外，亦能感其冷冽 .江子翔微微冷笑，道∶「光凭幽冥功『天寒地冻诀』，你的功力不如我深厚，

岂非送死？」

唐安缓缓举起长剑，沉声道∶「『天寒地冻诀』未必能伤你，但是配合这一招萧然剑法，你真能招架得来？」

说话之际，长剑缓缓由左向右划弧，剑随身转，滴溜溜地绕身划了一道圆。

江子翔脸色大变，叫道∶「『环堵萧然』！师弟，你──」

霎时之间，唐安身形急旋，剑尖溢出如丝寒光，化作千千万万圆，透出无尽肃杀意味。桌子、椅子、柜台，凡

被森森剑气所逼，无不飞出一条又一条的木屑，转眼之间，尽数支离破碎┅┅※※※※※※唐安在床上睁开眼睛，

第一个感觉，便是全身骨骼剧烈疼痛。他想要动一动身体，却被一只柔嫩的小手按住胸膛，轻声道∶「不行，你别

乱动！我传功力给你，就不会那么痛了。」

他闻声转过眼珠，只见燕兰坐在床边，轻轻按着他胸前「中穴」，传送真气。过得一会儿，燕兰吁了口气，

笑道∶「好点了没？」唐安道∶「好多了。」左右张望，见是在自己房里，不禁说道∶「我在作梦？」

燕兰睁大了眼，道∶「作梦，也是恶梦！你可吓死我了，那是什么剑法？就看你在那儿转来转去，到处游走，

一阵旋风似地，什么都劈，什么都砍，你去看看一楼，几乎看得见的都毁啦。」

唐安笑道∶「『环堵萧然』，半点不错啊！」又道∶「我师兄呢？」燕兰道∶「看来半死不活了。」唐安惊道

∶「什么？」燕兰微笑道∶「他可没死。当时我躲在后堂偷看，瞧你一使出那招剑法，那江子翔就惊慌失措，四下

闪避，后来躲不过了，硬挡两剑，他的剑就震飞了。你的内功这么厉害？」

唐安道∶「不过是幽冥功的暗劲┅┅别管这个，后来呢？」燕兰道∶「你不记得么？你旋着身子乱削乱斩，江

子翔身上起码中了十三四剑，差点被分尸了。他的功力也真惊人，竟然避开了所有要害，但是满身是血，伤得可重。

你转了一阵，自己倒了下来。我怕你怕他抓住，所以又冲出来，想要帮你，结果江子翔看到我来，自己就跑了。」

唐安道∶「想来师兄受伤太重，知道胜不了你，这才逃走。」燕兰笑道∶「我想也是。不过我可报了仇啦，他

的腰带被我削断，裤子掉了，逃出去时可狼狈呢。」唐安笑道∶「大好机会，你居然不追出去？」燕兰脸上一红，

道∶「当时我穿那样，怎么追得上街？」

唐安见她身上衣装，上衫敞开，肚兜微裂，下半身赤裸裸地，跟他下楼时所见相同，想来她急于对自己施救，

无暇顾及衣物，心中不禁暗暗感激，同时也欢喜不尽，笑道∶「你穿这样，好得很啊，在我看来是美极了！」

燕兰羞极，起身嗔道∶「人家急着救你，连换衣服都来不及，你倒只顾着偷看人家！」说着转身便走。她一起

身，唐安已隐约看见肚兜遮掩下的阴毛，再一转身，屁股却给衣摆挡住，只能观赏大腿风光。他既知大难已过，心

情正好，对燕兰的爱欲再次爆发出来，心念一转，当即大声咳杖，听来甚是痛苦。

燕兰本来要回房换衣服，听了唐安猛咳，连忙又转过身来，弯下腰来探问∶「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劲么？」

她一弯腰，乳沟处本已裂开的肚兜，就完全隐藏不住双乳，整个饱满的形状都映入唐安眼中。他兴奋之馀，不

忘假作苦楚，呻吟道∶「不┅┅不行，我体内真气耗损过甚，这会儿气上不来。燕姑娘，烦请你按住我中穴、丹

田，替我调息。」燕兰大力点头，道∶「好的。」

她一心救人，维持着这个姿势，便伸出双手，分按唐安胸口、小腹，将她体内真力一点一滴地传送过去，助他

运气。其实唐安施展「天寒地冻诀」、「环堵萧然」，虽然耗尽功力，难以动弹，却未受内伤，休养半月之后，真

气自复。这时燕兰为他输送真气，虽使他加速回复气力，却非必要之举。

唐安见她闭上双眼，专心运劲，心中好生感激，心想∶「这姑娘确是好心肠。」虽是如此，眼前的豆腐却不能

不吃，反正燕兰眼睛闭了，唐安的眼睛便奋力张开，饱览燕兰胸前美景。那两团白皙柔嫩的美乳挂在他眼前，成为

无与伦比的巨大诱惑，唐安若非肢体无力，早已摸了下去。

他一边欣赏美乳，一边接受燕兰传来的功力，筋骨逐渐舒畅，脉络通达，精力潜生。燕兰只盼助唐安早早康复，

毫不保留功力，过得半晌，她的脸上慢慢渗出汗珠，真气已耗去了七八成。她喘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道∶「我也累

了。唐安，舒服点了吗？」唐安微笑道∶「舒服极了。」眼睛一溜，看着她那副香汗淋漓的奶子，下半身登时挺了

起来，可见精力果真恢复不少。

燕兰站直身子，微笑道∶「那就好。你歇歇吧，我瞧这客栈暂时不会有人来了。」唐安道∶「客栈都没人了？」

燕兰道∶「打得这般厉害，客人当然都跑光啦。」

唐安微一动念，笑道∶「既然没人，那好。燕姑娘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」燕兰道∶「什么？」唐安看着她的身

子，轻声道∶「我想要你，可以吗？」

燕兰一时还没会意过来，道∶「要我┅┅要我的什么？」唐安道∶「你的心，你的身体┅┅就如我所说，我已

经迷上你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不是么？」

燕兰双颊泛红，难掩羞态，点了点头，道∶「我知道。我┅┅我得道歉，我也偷看过你┅┅看你做过一些怪事。」

唐安道∶「什么怪事？」燕兰道∶「就是用手，把下面那个┅┅」眼珠一转，看见唐安裤裆高高耸起，不禁吓了一

跳，脱口叫道∶「哎呀！」

唐安坐了起来，笑道∶「这是我迷恋着你的铁证。」燕兰哑口无言，呆呆地看着。唐安握住她的手腕，说道∶

「可以吗？」燕兰脸色羞怯，道∶「我不知道┅┅杨师姐说，不可以随便把身子给人┅┅」唐安柔声道∶「给我吧？」

燕兰急道∶「别这样┅┅我、我要想一下┅┅」

不待燕兰考虑，唐安已把她强拉过来，搂在自己身上。燕兰急忙叫道∶「等一下！」唐安道∶「我去跟你师姐

解释，请她答允。」燕兰道∶「可是我┅┅」唐安轻声道∶「你不愿意吗？」燕兰红着脸，悄声说道∶「也不是啦

┅┅」

唐安笑道∶「那就成了。」不待燕兰再说，吻了她的红唇，两只手在她身上任意游走，伸进了她的肚兜下。

燕兰略一挣扎，唐安立刻紧抱着她，翻了个身，把她压在下头，继续热烈的吻。燕兰发出急促的鼻息，朦胧的

眼神，像是未解的宿醉。

唐安兴奋无比，尽情揉着她的乳房。不愧是练武练出来的身材，每一寸肌肤的弹性都堪称绝佳，即使那丰腴的

胸部，也拥有妙不可言的触感，兼具娇嫩与韧性，一捏便有反弹，令唐安爱不释手。

两人的嘴唇一分开，燕兰立刻发出喘息∶「唐、唐安，别这样┅┅」唐安轻声道∶「你的奶子迷死人了。」燕

兰摇摇头，神情羞涩不堪，娇喘着道∶「我怕被师姐骂┅┅」唐安道∶「我来说。」燕兰喘道∶「这样┅┅真的可

以吗┅┅」唐安将她的肚兜脱下，吻了她的奶头，说道∶「可以的。」

只因燕兰传了唐安大半真气，这时她全身无力，反而是唐安一路主导。她的屁股被唐安摸了个够，股沟也给他

指尖抚摸，尝尽那娇嫩的滋味。燕兰的娇喘声停不下来，唐安也毫不停留地抚摸她的胴体。他解开腰带，掏出硬直

已久的阳物，往他梦寐以求、燕兰那湿淋淋的嫩穴插了进去。

「唔┅┅」燕兰用力甩着头，竭力忍耐破瓜之痛。武功好手，不同凡响，面对强大的刺穿力，燕兰已是遍体汗

湿，乳头挺立着，随着她的挣扎而颤抖，但她仍把呼喊声压抑到最小，像是闷在心里的浪声，从唇间泄了一点出来。

唐安采取正面叩关，清楚见到燕兰承受自己利器时，那含羞带怯，彷佛急乐，却又旁徨无助的表情。看着这样

的表情，同时满足了唐安的征服欲与爱意，他实在亢奋极了。

激烈的交媾开始了，肌肉互相碰撞，汗水和爱液交融，燕兰再也忍受不住，眉头紧蹙着，满脸难耐神情，纵声

娇啼。

唐安将她双腿分放自己左右腰际，抓着光滑细嫩的大腿，奋力猛干。燕兰的美腿紧紧夹住他的腰，像是欲望的

枷锁，要把他的阳具锁在娇媚的女体内。

剧烈的摇摆下，躺在床上的燕兰，胸前双乳荡起了迷人的大浪，雪白的乳球快速振动，和着晶莹的汗液，发出

轻微的湿润声响。但在唐安的胸膛压上去后，乳浪便告终止，趐胸变作了各种淫靡的形状。

燕兰已然失魂落魄。唐安的大肉棒简直是以蹂躏之姿入侵，稚嫩的膣穴毫无反击之力，只能尽量地收缩、吸纳，

内壁的皱褶像是无数的小手，温柔而热烈地抚弄，要把唐安的宝贝所积蓄的精力全部挤出来。

「啊、啊啊┅┅」

燕兰在羞意、痛楚和愉悦中，陶醉地叫着，叫声还相当清纯。不过肉体的表现就淫荡得不像话，全身又黏又湿，

股间肌肉拼命紧缩，肉棒快速深入，往往要缓缓出来，像被燕兰的嫩穴吸住，流连忘返。

「燕兰┅┅我┅┅我要泄了┅┅」

唐安在猛烈的动作中大叫。燕兰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，只能依着身体的本能，害羞地呻吟∶「不要、不要┅

┅啊啊，再┅┅再来┅┅」

干到了亢奋尽头，唐安痛快地泄了，射在活色生香的燕兰身体中，而不是幻想中的泡影。混浊的阳精和爱液灌

满了燕兰的秘穴，一塌糊涂地流了满床。

燕兰躺在凌乱的床上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紧绷的肌肉，一下子全部松懈了。

唐安喘着气，躺在燕兰身旁，轻声道∶「这下┅┅真的，连一点力气也没了┅┅」燕兰微弱地娇喘∶「你┅┅

你活该┅┅」

躺了好一阵子，两人同时勉强坐起。洁白的床单上，沾泄了鲜明的落红，犹如处女的印记。

燕兰轻声道∶「要守承诺哦。」唐安疲惫已极，微笑道∶「是，遵命。」燕兰嗔道∶「你认真点嘛！」唐安拗

她不过，笑道∶「放心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」

※※※※※※一个月后，燕兰带着唐安来到如玉峰上。燕兰再三叮咛∶「记住，杨师姐人很好，但是谈起正

事，很严肃的，你可千万别她嘻皮笑脸！」唐安微笑道∶「我知道，你说过好几次了。」

来到峰顶，一个小丫环奔上前来，满脸喜色，叫道∶「燕小姐，您回来啦！」燕兰微笑道∶「回来看看。嗯，

杨师姐呢？」丫环说道∶「正在后山清凉泉洗澡。」说着看看唐安，状甚奇异。

燕兰向唐安笑道∶「我们先进屋里等罢。」带着唐安进了一间房舍，招呼他坐下。唐安放眼四顾，笑道∶「这

地方可雅致得很。」燕兰抿嘴笑道∶「都是姑娘住的，当然罗。」拍一下他的肩膀，笑道∶「你等着，我也去梳洗

一下，等一下好见杨师姐。」

唐安含笑点头，目送燕兰进了后堂。小丫环送上茶点，道∶「公子请用 .」唐安道∶「谢谢。」小丫环问道∶

「公子是燕小姐的朋友？」唐安道∶「是。」忽然想到一事，问道∶「请问一下，那清凉泉可是山泉？杨姑娘不在

屋内盥洗么？」

小丫环笑道∶「如玉峰上全是女孩子，在外头洗澡，有什么关系？」唐安笑道∶「言下之意，姑娘没把我当男

的了？」小丫环道∶「访客自然例外了，但上得如玉峰来的男客，多是有礼的正派人士，当不会任意乱闯。」唐安

道∶「说得也是。」

待得小丫环退下，燕兰仍未出来。唐安心道∶「素闻如玉峰上六弟子，均是当代佳人，阿兰就不必说了，那杨

明雪年纪虽长，也不过二十四、五岁，想来更是美丽成熟，不知是怎生模样。」

他想了一想，见堂后仍无动静，想起小丫环的话来，眼珠一转，沉思片刻，踏步往门外走去。将要出门时，又

回头一看，见燕兰仍未出来，这才快步走出，绕过屋舍，往屋后的一处花丛间钻进去。

繁花似锦，唐安这一穿，摇曳枝叶，瞬息间不见人影，只碰落了一朵淡黄雏菊，悄然飘零。【完】